

专访编剧冉平： 抗疫作品需要艺术积淀和精心打磨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影视创作。“最终还是要落到人的故事、人的情感，如何找到适合承载的故事和人物，这都需要时间。”冉平说。

疫情尚未结束，筹备抗疫题材影片已经被多家影视公司提上日程，一些公司向冉平抛出了橄榄枝，面对这些合作意向，冉平坦言，“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暂时做不了。疫情对我们的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甚至是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巨大的考察，而且目前疫情还没结束，我们仍身处其中，从新闻报道沉淀为艺术作品，我认为需要时间”。

冉平对抗击疫情的作品有着审慎的思考与沉淀，“对一个重大的题材，我们需要看得更完整、更客观。电影作为艺术创作，最终的关注

对象应该是人，每个人在疫情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心态变化，对整个社会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改变？包括创作者对国民性和对社会的一些抽象的思考都要贯穿其中。这些东西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沉淀、去整理。”

回望冉平的创作生涯，无论是电视剧《武则天》、《水浒传》，还是电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画皮2》、《孙悟空之三打白骨精》以及将于暑期档上映的《封神三部曲》，在冉平的创作中，人物历来是作品的灵魂。此次面对抗疫题材的创作，冉平也认为最终一定要将理念和故事落在合适的人物身上。“比如《唐山大地震》也是事件发生很多年之后被搬上银幕。一个母亲选择救男孩还是救女孩，这种

选择成为整个作品的核心。艺术作品需要从人物身上折射我们的历史、民族、社会。”

在这次疫情中，冉平每天都在跟进疫情信息，尤为关注抗疫过程中涌现出的平凡英雄。“钟南山、李文亮，还有很多牺牲了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普通市民。我们从新闻报道里看到的这些人，当我们要把他们写进艺术作品的时候，需要缜密的构思，需要思考和感受，这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短不了”。

沉淀与磨练历来是冉平面对作品的态度，《封神三部曲》的剧本他与团队潜心创作数年，“希望能够如期在暑期档上映，疫情终会过去，电影的春天也终会再来。”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导演田羽生： 五个抗疫故事蓄势待发

情相关的故事，也都在跟有关方面沟通，有望在疫情结束后进一步推进”。

田羽生向记者讲述了5个故事中的一个，“东北小伙坐错车，误入武汉成义工”，故事灵感来自真实新闻中名叫大连的东北小伙，阴差阳错之下滞留武汉，为了找到落脚之处，大连成为了医院的一名志愿者……在这样一条颇具戏剧感的真实新闻背后，田羽生寻找到了电影的创作空间。“这个故事本身非常有戏剧张力，一个人由于一些现实原因被滞留在一个地方，需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问题，有点像《幸福终点站》。而且从类型化角度出发，整个故事完全可以做得非

常有趣，甚至整个前半段都可以是充满喜感的。”田羽生说。

不只是田羽生，许多电影人也在这场全民抗疫阻击战中寻找到着适合影视表达的抗疫故事。田羽生认为，打磨出优秀剧本是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不二法门，“在与主管部门的沟通中我们得知许多公司也都在加紧准备抗疫故事、推进此类项目的创作。我们还是会沉下心来写好故事、做好剧本，希望到时候能够拿出值得推进的剧本。”

面对正在逐步复苏的电影行业，田羽生信心满满，“我认为创作方面可能是蓄势待发，这段时间估计很多创

作者都在家‘憋’了很多好故事，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批好作品”。同时，田羽生也认为在经历了疫情之后，观众需要重建信心，“可能疫情结束之后，大家还需要时间进行心理恢复。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与大银幕的隔离，大家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电视等小屏幕看电影，这种习惯一旦形成，我担心会对影院观影产生冲击。如果疫情让观众习惯了在家观影，让大家习惯了低社交需求和纯线上沟通，那可能会对影院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需要疫情之后出现一批高品质的影片将观众慢慢往回拉，重新将观众聚集到影院里。”

今年早春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人都加入到了战斗中。新冠肺炎疫情为电影行业带来的冲击仍在继续，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抗击疫情的故事已经在酝酿。电影人的创作敏感度和创作自觉性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些电影人和影视公司正在抓紧时间进行项目筹备，以待疫情之后尽快启动。

知名编剧冉平告诉记者，“已经有一些影视公司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创作一部以抗击疫情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面对这样的题材，冉平非常审慎，认为唯有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前提下，全面、客观、冷静看清事态的发展与结局，才能着手进行此类题材的

从“前任系列”到《小小的愿望》，导演田羽生不断在喜剧电影上进行多样化的探索，一个多月以来，他与团队保持线上办公，推进新项目的策划，“还是会在喜剧上进行拓展”。同时，田羽生表示，“包括‘前任系列’我们也在进一步探索”。或许当疫情结束之后，《前任4》会再次为观众带来惊喜也未可知。

不仅是原有项目的持续创作，在疫情发生之后，田羽生和他的团队以电影人的创作自觉和敏感性，从疫情新闻、抗疫人物中汲取创作灵感，积极搜寻创作素材、寻找能够进行类型化创作的抗疫故事。在采访中，田羽生向记者透露，“已经初步构思了5个疫

导演徐磊： 疫情之后会有一批精心打磨的作品涌现

对于青年导演徐磊来说，疫情期间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每天在家写剧本、看电影，基本跟以前没太大差别”，但事实上，随着疫情消息的每一次变动，徐磊的心情也在随之起伏，“每天在家心里慌慌的，看似在写剧本，但还是忍不住要刷一刷疫情消息，所以确实也不是特别好的工作状态”。

当问及是否会开始疫情相关题材的创作，徐磊态度非常审慎，“当前疫情还没结束，我觉得目前我不会碰这个题材，可能到一两年之后能够客观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考虑这类故事的创作。”

在《平原上的夏洛克》之后，徐磊

正在筹备一部新片，“仍然是讲述小人物在一个小城镇上发生的故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探求创作缝隙成为了当前徐磊的创作兴趣所在，“农村社会与都市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态，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运行法则，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从这种兴趣出发，徐磊在《平原上的夏洛克》里刻画了几个非常生动的当代农民形象，淳朴善良之外还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有着中国式的机智与狡黠。“在农村想做坏事其实代价很高，因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人做了坏事首先要面对巨大的名誉损失，这种声讨就会让一个人在村子里很难继续立足。”徐磊提出了自己的

观察，在这样的农村生活系统中，大家需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而一个人的名声和信誉就是能够获得村民间经济互助的基础。这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太坏，否则他可能在村子里无法立足、更无法生存。”

徐磊的新剧本仍在创作之中，“一般我都是自己把剧本写完了，觉得满意了，再开始下一步的筹备”。而随着行业的发展，徐磊真切地感受到了“机会在变多”，“在疫情之前，确实能够感受到整个行业对新人越来越宽容，新导演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尤其是很多创投计划确实带热了大家的创作欲望，我周围一些默默了好多年的朋友也都开始有点机会了。”在疫情之后，徐磊

期待着这样的局面能够继续延续，“我对行业的了解不多，跟所有电影人一样，我也在盼着行业能够快速回暖。”

面对正在复苏的电影行业，徐磊感受到一些变化，他认为对于前期正处在剧本阶段的项目来说，疫情期间的沉淀与打磨“是件好事”，他相信在这样的自我升级之后，未来会有一批剧本更加精心优质的项目出现，“从剧作上来说，一定会更扎实一些，这点可能是好的变化”。

面对未来，徐磊认为，唯有写好剧本、做好故事，提升品质才能够让全行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疫情期间也不要忽视生活，每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喜怒哀乐是最真实，最能够引发大家共鸣的事情。”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导演霍猛： 期待疫情之后有更多新导演携手同行

较小，原本就是在家看书、看电影、写剧本，偶尔出去吃饭，从柏林回来后要隔离两个星期，两周不出门对我来说还算可以接受。”

面对正在复苏的全国电影行业，霍猛对未来行业的升级发展充满信心，“疫情虽然对行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当疫情过去，一定会出现一批优质项目。”当前全国电影人都在埋头打磨剧本、构思故事，更有不少抗击疫情题材的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之中，“我也在写自己的新剧本”，霍猛透露自己的创作习惯是“一定要首先把剧本写到我满意之后，所有的细节都能够呈现我脑海中对自我的期待之后，我才会去考虑下一步。”

不久前，青年导演霍猛携影片《过昭关》，应邀赴德国参加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临行前一秒都不知道能否顺利出发”，霍猛向记者感慨，“幸好，在连着取消了三趟航班之后，终于有一班飞机如约起飞。”疫情对全球电影节展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期间，霍猛观看了贾樟柯导演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和宋方导演的电影《平静》等影片，他期待疫情之后这些影片能够顺利在国内上映。目前刚刚回国的霍猛正在按规定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他在电话中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护，不要对疫情防控掉以轻心，“对我来说，疫情对生活状态产生的影响比

至于当前的抗疫故事是否为创作带来新的灵感，霍猛直言自己不会轻易拍摄与疫情有关的电影，“因为真实事件的触动已经够大了”，而如果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尝试，霍猛表示需要呈现更多现实思考，“如果我们不站在反思的视角去创作、去看待的话，这样的题材创作可能不会有太大价值。”

在因疫情影响而放慢脚步的日子里，霍猛把塔可夫斯基、锡兰、安哲等他喜爱的导演的作品又重新翻看了一遍，“经典电影总是常看常新”，霍猛感慨着难得有这样的时光可以沉浸在优秀影片之中汲取养分、重新思考，“以往我们能够呈现我脑海中对自我的期待之后，我才会去考虑下一步。”

的加速助推，电影人的脚步太过匆忙，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逐渐消失。我觉得这次疫情对整个创作来讲，反而是一个机会。疫情为创作者按下了暂停键，让你周围的那些声音也都消失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到与电影的对话与相处之中，回到电影比较本真的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认为这段时间能够催生一些好的项目。”

随着剧组有序复工，电影行业全面恢复生产指日可待，面对行业回暖，霍猛希望能涌现出更多新导演，“我希望行业里有越来越多具有艺术个性的新导演，大家关注不同的故事和题材，共同拓宽电影的题材和类型，促进电影市场的大发展、大繁荣”。

导演王学博： 翘首期待 疫情之后的春天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在《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导演王学博的新片即将启动，与其他创作者抓紧居家时间打磨剧本的创作状态不同。王学博的新项目已经完全结束了剧本阶段，“一切都就绪了，就是在准备开机的当口，咔嚓，疫情来了”，这个“咔嚓”里带点遗憾却又充斥着一种无奈。

疫情期间等待开机的日子里，王学博每天的日常被他描述为“看看电影、看看书，跟朋友聊聊天，把这一天度过去”，等待的每一天都是煎熬，王学博每天关注着疫情信息，等待着能够开工的时机，“新项目会在东北拍摄，目前还不能开始拍摄活动，还在等待时机。”

对疫情之后的行业回暖，王学博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任何时候，我永远都希望电影市场能够越来越好。”但同时，面对疫情之后的市场情况，王学博也保持理智，认为行业应该合理调配，“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甚至可以说，电影票房有很大偶然性因素，电影人尤其是创作者应该理性看待。”

王学博认为电影创作是团队协作的过程，大家需要在团队中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作为导演王学博会关心电影市场变化，关注与电影相关的信息，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电影本身、故事和创作本身，“作为导演，我最核心的关注点仍然在要拍

的电影上。我考虑的是怎么拍得更好。我不会一直琢磨哪类电影或哪种IP更卖座，因为市场因素与宣发策略、档期选择、同档影片水准、甚至包括演员的人气涨跌等都息息相关。影响一部电影市场表现的因素太综合了，想要出一个高票房电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正向因素。所以，我一直琢磨那个东西意义不大。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电影拍好。”

面对近年的电影市场发展，王学博充满信心和斗志，“我认为电影市场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不仅是新导演，其实每个电影人都在行业内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多发挥空间。”

在这次疫情中，王学博看到了抗疫中的平凡英雄、最美逆行者，“这些都是有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动每个人。我是很愿意看到一些表现中国人优秀品质的影片，无论是从日常事件还是人物中去提取，我都认为这样的故事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同时，王学博更强调，在讲述这样的故事、描绘这样的人物过程中，创作者更要找准方式，要以电影化的手法讲好故事、赋予这类影片更高的艺术价值。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唯有耐心等待，“大家都盼望着疫情之后全行业的快速回暖。”王学博说。

中国式英雄主义

■文/罗志存

“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究荒无人烟，如果没有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战狼2》

以往，每当提到英雄主义的电影时，观众们想到的即是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当阿基琉斯赢下与巴古力斯的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斗时，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在危难关头，英雄往往是凭借一人之力挽救大局。而近年来，一些获得较高评价的中国本土电影却舍弃了英雄独当一面的风格，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式英雄主义。吴京参演的《战狼》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影片《战狼2》狂揽了国内数十亿票房创造纪录，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影迷们对中国式英雄主义大片的认可与支持。

影片中吴京所塑造的“冷锋”这一形象，更完美诠释了在中国人心中英雄的样子：爱国，坚持，奉献。虽然好莱坞大片在特效与制作方面通常更胜一筹，但国产英雄电影却能够取得甚至更好的成绩，吸引广大影迷前去观赏。这也说明中国式英雄主义不仅仅弘扬了正能量，也使国产电影迎来了春天。

中国式英雄主义与西方美式英雄最大的不同来源于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好莱坞大片中，大多被称为英雄的角色都会独当一面，以个人实力(或武力、经济实力或超能力)来打败强敌。英雄们大多各自为战，即便联合起来，也是凭借自身的力量，在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军人物(如美国队长)麾下各尽其能。而国产英雄电影少有个人英雄，往往是以集体形式来打败强敌。正如在《流浪地球》中，在面对重重困难时，刘培强团队总是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并努力战胜苦难。而那时地球上所有政府都联合在一起，以全人类为共同体，一同化解危机。

在中国与美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英雄们所保护的对象也各有不

同。好莱坞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是以保护家庭与朋友为重心。在灾难当头时，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式英雄首先想到的都是身边亲近的人，他们会不惜代价地去保护和拯救他们。而在中国式英雄电影中，唯有献身于国家者才会被认可为英雄。正如《礼记》所言：君王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中国文化历来以国、以大家为重。正如冷锋众人深入敌后，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亦如刘培强只身驾驶着太空舱牺牲自己拯救地球，中国式英雄守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庭，更是背后的“集体”。刘培强在早年执行任务中，舍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导致他的儿子始终无法原谅他，这正是中国人心目中英雄的缩影。当今社会中舍小家为大家的一线人员，何尝不是一个个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的“英雄”！

此外，两种意识形态中的英雄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式英雄一般都是来自于各领域的精英，但中国式的英雄大多不问出处，倘若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那就是英雄。《中国机长》便是一部描写这种英雄的电影，当四川航空3U8633航班在万米高空遭遇险情，刘长健机长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与毕生所学的技巧创造了奇迹。他的身后，凝结了整个机组的付出、地勤人员的坚持和航班乘客的配合，最终才谱写出世界民航史上的不可能。他们都是普通人，在人山人海中我们并不能一眼分辨出，但在危难关头，他们毫无保留的牺牲与坚持，正是对中国式英雄主义最好的诠释。

所谓英雄，既非英雄，是名英雄。中国式英雄不像美式英雄有着非常清晰的模样，他们可能是茫茫人海中的某一个人，随时出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当灾难发生，那些向着危险逆行的勇士们，他们都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国有难，召必回。正是有他们的前赴后继和奉献付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何为真正的中国英雄，才会有万家灯火、国泰民安。向英雄致敬！